

## 2015书评特辑(廿六)

## 释然

## ——读《一片叶子落下来》

文/杨旭

## 一片叶子落下来

关于生命的故事

[美] 约翰·伯纳姆·肯尼迪著

孙建群译



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大人们，也许最难过去的“坎”，莫过于面对不懂世事的孩子们追问时的无奈与尴尬。

那一年，面对日益长大的儿子，我搪塞的理由，已让他不足以相信。但如何解释，成了我解不开的心结。

那日，看到一段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——推荐理由：奉献给经历过生离死别

的孩子，奉献给对这种事无法解释的大人们……

我迫不及待地当当网上下单这本书——《一片叶子落下来》。这是一本大16开绘画本，封面是一片徐徐飘落的枫叶，虽是落叶，却无萧瑟之感，而自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飘逸斐然心间。翻开扉页，一股清新扑面而来。不仅图文并茂，而且图片大多是摄影照片，加之简单的文字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“我”就像坐在树下，听着那一片片树叶的倾诉，感觉如此真实，又如此虚幻。生命原本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，尤其是生命与死亡的问题。而本书的作者通过一片叶子生长、死亡的过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生命的意义。书中写到“我们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，我们的体

验各不相同，我们面对太阳的方式各不相同。我们投下的影子各不相同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不同颜色呢？”“春天变成夏天，你不害怕；夏天变成秋天，你也不害怕；那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个死的季节？”“既然我们要飘落下去死掉，我们干吗生长在这里呢？”“这是为了享受太阳和月亮。这是为了一起过那么长一段快乐时光。这是为了把影子投给老人和孩子，让老人不必躲在炎热的屋子里，让小孩子们有个凉快的地方可以玩耍……这些都是存在的目的啊！”

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经之路，没有哪个生命会永生，就像没有任何力量左右春夏秋冬的运转一样。我们能够做到的，也许只是在生命的绚烂之际，做些有意

义、有意思的事情，甚至不求高远、不求伟大。当面临死亡之时，我们也许才能微笑、平静而坦然地面对生命的陨落。让“生”在自然中开花，哪怕是一朵小小的雏菊，也是风情。让“死”在自然中消逝，哪怕连最为简单的告别也不举行，也是不朽的凋零。

试想，如若生命没有归期，你会如何安排你的人生？如若生命有明确的归期，你又如何安排你的一生？也许就是因为有死，所以生命才有了如此特别的意义。

就在那个晚上，我悄悄地将这本书放在了儿子的书桌上。我知道，儿子自会懂得妈妈的用心。

那一刻，我心中久久的心结瞬间释然。



《群山之巅》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睽违五年之后，最新长篇小说。写作历时两年，是呕心沥血、大气磅礴之作。

《群山之巅》比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更苍茫雄浑，比《白雪乌鸦》更跌宕精彩。

小说分“斩马刀”、“制碑人”、“龙山之翼”、“两双手”、“白马月光”、“生长的声音”、“追捕”、“格罗江英雄曲”、“从黑夜到白天”、“旧货节”、“肾源”、“暴风雪”、“毛边纸船坞”、“花老爷洞”、“黑珍珠”、“土地祠”等十七章，笔触如史诗般波澜壮阔，却又诗意而抒情。

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，一个叫龙盖的小镇，屠夫辛七杂、能预知生死的精灵“小仙”安雪儿、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、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……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，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，爱与被爱，逃亡与复仇，他们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；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，努力活出人的尊严，觅寻爱的幽暗之火。

迟子建，女，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。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，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1983年开始写作，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，出版有八十多部单行本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逝川》《清水洗尘》《雾月牛栏》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



《石景山报·书评》征如下稿件：

- 1、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。
- 2、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。
- 3、书话，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。

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，担任本报书评人。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，优稿优酬。

来稿请注明“书评”字样，稿件仅限电子文档，不接收纸质稿件，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。来稿寄到如下信箱：

shuping0926@126.com

## 人生不舍终须舍

## ——读蒋勋《舍得，舍不得》

文/张光茫



生活中，难免会处于“舍得”与“舍不得”的两难境地，以致烦恼丛生。舍得与难舍这个话题，早已被人论说过千百遍，每个人的理解均可不同。那么，又该如何读出自己的领悟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经由蒋勋而获得。

继《孤独六讲》之后再讲人生，蒋勋在《舍得，舍不得：带着《金刚经》旅行》（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）一书中，以哲学的智慧来解读他对生命自然和文学艺术的感悟，对“舍得，舍不得”这一人生重要命题做了真诚的诠释。不管是走到京都、清迈、巴黎、花莲，还是读到苏东坡的诗句，赏到邹复雷的梅花，杨维祯的书

法，都让蒋勋怀历史之思，慨生命之叹，感受自然之美。书中有蒋勋的画作，有他的摄影作品，还有他的感悟和对生命的理解。字里行间那种温暖人心的语句，每次读到，都是沁人心脾，非常舒服。

蒋勋是一个温暖有才情的人，他有一颗极其柔软的心。只是他没有在这里扮演心灵导师的角色，劝导世人如何看破红尘，如何舍得放下。相反，一开篇他就承认自己有许多舍不得，并且厌烦自己有这么多舍不得，所以，找学生帮他刻了“舍得”、“舍不得”两方印来警醒自己。不端架子，不以导师自居，就像你我众人这般会有迷茫，会有不舍，无奈和些许悟性，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。就像一位熟谙读者心理的博主，以谦卑的姿态，以同理心赢得了读者的亲近感，却毫无故作之感。

蒋勋坦言，最早读《金刚经》是跟父亲有关。父亲病重时，蒋勋带着30年前父亲赠给自己的、从未仔细看过的珍贵木刻《金刚经》赶到病床前，读着经书里的句子，感

叹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是多么难做到。父亲亡故后，蒋勋便开始抄经。从京都永观堂，到清迈的无梦寺，再到加拿大的奈恩瀑布……多年来，《金刚经》始终陪伴在他的旅途中，提醒着他在洪荒自然里看见生命的不同修行，在文学艺术里照见生命的不同可能；让他在一切有情众生之中，领会人生中的舍得与难舍。

蒋勋总是以一颗宁静之心看待这个世界，并且也让我们体会到这份宁静之意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能够一直保持着宁静的心态是多么的不易。无论是在欣赏古典书籍上还是在欣赏名人画作上，无论是写散文还是诗歌，他总是用独到的眼界和柔软的内心，品出人世间的特别的角落，让我们的心也激荡起来。蒋勋说：“我们如此眷恋，放不了手；青春岁月，欢爱温暖，许许多多舍不得，原来，都必须舍得；舍不得，终究只是妄想而已。”所以，无论甘心，或不甘心，无论多么不舍得，我们最终都要学会舍得。

舍得是一种豁达，舍不得才是人之常情。蒋勋在自

序中说：“许多东西舍不得，许多地方舍不得，许多人舍不得，许多时间舍不得。”没有谁是圣人，蒋勋以一个俗世的平凡人角度去写这本书，真正写出了对生命的眷恋与领悟。人为何会“舍不得”，蒋勋用《阿含经》中的句子作了解答：“无明所系，爱缘不断，又复受身。”因为这一世有太多的不懂，听不懂，看不懂；总有切不断的牵挂爱恨，像一次一次的回头，所以在巨大的未知和羁绊下，要一次次重来，做未尽的功课，了未断的情缘。

蒋勋的作品，透露着一种古典的美，质朴而饱含深情，感性中蕴含着理性的真知洞见。字如其人。张晓风形容他为“恭谨谦逊的善述者”、“诗酒风流的产物”、“从容、雍雅、慧杰、自适的人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这与他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耕耘和对《金刚经》的修持不无关系，这使得他的书中透出一种悲悯、一种透彻，耐人寻味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舍得与舍不得之间徘徊，为了自己的欲望，总是追逐那些虚无，其实回头想想，唯有内心的平静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